



#1

用十年说一件事 Doing One Thing in Ten Years

□王新友 Wang Xinyou

I spend a lot of time every year focusing on the frontier to see what the artists are doing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ir works. After that I return to consider what exhibition can be held with their works.

There are three standards for selecting artists. First, they must be honest with their works. What we finally see through the work is the inner world of the artist, no matter what may be the material and media. It can even be very concrete. Second, the expression must be plain. Nowadays we see more and more flaring works. We can't find out what the artist is trying to say. Third, artists must be serious. We choose serious artists and serious works.

高果果(以下简称“高”)：据了解，你在创立偏锋画廊之前，并不是做艺术出身的，但是你个人一直有收藏艺术品的经验？这是促使你开画廊的原因吗？

王新友(以下简称“王”)：是的，这也是偏锋新艺术空间成立的背景。

首先，我是有一个传统收藏历史的人，在这个背景下，对传统艺术收藏了三十多年。十岁我就跟随我父亲作收藏，那个时候跟着我父亲一起去过李可染先生的家，拜访过黄胄先生、李苦禅、周思聪、谢稚柳等等。也是跟着我父亲把中国基本转了个遍，寒、暑假和父亲去上海、南京、杭州、新疆……不过，七十年代末的艺术收藏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过多地涉及到当代艺术。

第二，进入21世纪以后，因为嘉德、翰海拍卖公司成立十几年，我也是同中国艺术品拍卖公司一起成长起来，不断进行收藏的。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家的收藏完全由我来独立完成。到2003年的时候，国内拍卖市场突然间急速升温，此时传统艺术已经涨得很高了，和现在相比，十年前买画时，一、两万就买很好的一件作品，十多万就能买艺术家的代表作。伴随着视野的开阔，我开始对油画、对当代艺术有兴趣，就开始进行当代艺术的收藏。2004年底，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去拜访了一些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买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买作品的时候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是一件事，这个感觉到2005年初的时候就清晰了，我因此决定要做一个画廊。

高：从刚才的情况了解到，偏锋画廊的成立，是建立在你个人的收藏情结基础之上，早期是从对美术史的发展脉络一路走过来的，包括傅抱石、李可染等，那么有没有从写实过渡到当代呢？

王：这个过程很短，在2004年的时候买过几张写实的作品。记得很清楚，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件刘小东和一件陈逸飞的作品，那个时候我选择了陈逸飞，没有选择刘小东。当时陈逸飞的作品也高于刘小东作品的价格。所以在做画廊之前，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拜访一些拍卖界的业内人士、艺术家、批评家等。基本上我也有过懵懂的阶段，先从写实入手。不过这个阶段很快结束。大概一场拍卖的时间，我就开始和朋友不断地沟通，随后就结束了。

高：国内画廊大概是从2003年左右，伴随着艺术市场的攀高，才开始逐步增加起来的。

那个时候，艺术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这一部分刚刚起步，在这个大背景下，您怎么考虑画廊的定位？

王：偏锋的定位比较清晰。我是在以上谈到的这种情况下开始做画廊的，当然有了这样丰富的经历以后，再加上我本人有政府工作和做生意的经验等，所以我做画廊、选择艺术家、藏家的时候会，和别人都不太一样，这大概是因为背景不同的关系。偏锋在做画廊的时候有几个选择：

第一、冷静地选择艺术家；第二、冷静地选择藏家；第三、选择媒体的时候，也要冷静。

我们目前主要是以新艺术家为主，新艺术家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不是泛指年轻艺术家，主要是指他们的作品是“新”的。

高：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做一个致力于推广新艺术家的画廊？

王：我在2005年的时候碰到了N12的一个干将——宋琨。当看到她作品时，我就被震撼了！她所描绘的都是和她的年纪相仿的人，她的作品所关注的对象，就是她这个年纪的人的真实状态。这就让我想到青春期由于家庭教育比较严格，那种叛逆、反抗、喝酒、抽烟、跳舞……内心真实的东西把我勾起来了。我想我可能和这代艺术家有那么一点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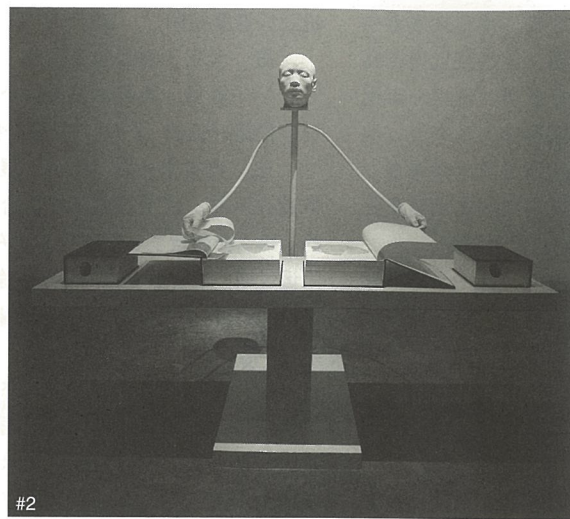
高：目前，中国也有很多画廊在做年轻艺术家，关注新人新作。那么在选择艺术家这个部分，你是如何定义这个“新”的？

王：在选择艺术家方面，我每年花大量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一线上，看艺术家都在做什么，他们的作品是怎样构成，回来以后我再梳理，看到这些艺术家放到一起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关于什么是“新”，以及我们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和做展览时的标准，我是这样定义的：第一条就是要真诚——面对作品要真诚。通过作品，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不论你的材料、媒介是什么，表现很具像的都无所谓；第二条是朴素——现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看到的都是很多张牙舞爪的作品，看不到艺术家在说什么，似乎画面有所指，但是内心什么样看不到；第三条是认真；这种认真就是当面对艺术家的时候，会选择那些认真的艺术家，同时也要选择认真的作品。

高：画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收藏家服务的，也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推手，从中要能盈利。那么在艺术家个人风格或者是创作时，签约画廊会不会和艺术家共同地完成一件作品？或者辅助性的帮助他们完成艺术创作上的改变，以至于达到某种成功？是否画廊老板会和艺术家一起，共同来确立和预测什么样的作品，才会有收藏家在下面接手？

王：作为偏锋画廊和我个人来说，艺术家是完全独立的。我们签约的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他某一阶段的作品，我们允许并鼓励艺术家进行多种尝试。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艺术家原来画照相写实的，画得很好，但是他觉得这个不能完全代表他自己，现在开始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



#2

创作，作为偏锋我们非常鼓励。我想强调“偏锋”的这个理念：签约了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他某一个阶段的作品。我们选择艺术家的时候非常严谨、认真，我经过反复地交流、沟通和考核，大概需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才会签约。因为不仅要了解他现在的状况，也要知道他下一步地考虑。

高：通常情况下，偏锋画廊是选择和艺术家是一对一的合作，还是会和其他的画廊、同行们互动地去参与活动？

王：我觉得年轻艺术家和青年艺术家每一个阶段和状态不一样，他们现在的状态更需要有人去专心地、专著地推广他们。所以我不提倡，也不愿意去采取那样互动的合作方式，多家来承担和签约一个艺术家。我们现在也有个别的艺术家是两个合作单位在推广一个艺术家。我不接受也不允许一个艺术家有多方合作单位，既对个人不利，对推广方也不利。所以我们的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是独家代理，而且签约的年限都在五年以上。

在我的意识当中，我一直有一个理念，那就是：完整地推出一个艺术家。包括他的学术、市场，都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三十多年的收藏经验告诉我，凡事沉淀很重要。我们也想一下：一个企业、一个工业化的企业，从产品研发到生产、销售，中间简单地来说是三个过程，实际上何止这三个过程，实际上有多少道工序、环节，多少个部门完成这件事？从工作室到画廊两个门之间交易就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当代画廊业有什么问题的话，这就是问题之一。就是从从业人员简单化、操作过于简单化。

高：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问题？例如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错乱，艺术界多种身份的混淆？

王：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也比较大，也很麻烦。积极的方面看，不管怎样，当代艺术在向前发展，在八十年代初期经济界也是一片混乱，那时候有一个理论，不管

#1 全本新注《新旧约全书》木板手绘印刷、水性颜料 黄洋
(图片由北京偏锋新艺术空间提供)

#2 自己纸 李红军(图片由北京偏锋新艺术空间提供)

吴鸿的“否定之否定” Negation's Nnegation of Wu Hong

□吴鸿 高静 Wu Hong Gao Jing

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现有几个标志的话，那么当代艺术传媒的发展是和中国当代艺术共同发展与成长的，而在当代艺术传媒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专业网络媒体的出现，网络媒体在最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精英性及“专业”局限性，为更多的人提供一个对话及展示的平台，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中国当代艺术，都不能回避同期出现的一些专业网络媒体。而在艺术网络媒体中，吴鸿在这一领域是卓有成效的。

离开雅昌是因为有更高的期待

高静：吴老师，最近艺术圈传闻，说您离开了雅昌艺术网，属实吗？

吴鸿：是的，在3月5号办理完辞职手续。

高静：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很关心您辞职的原因。

吴鸿：我为什么离开雅昌，肯定是所有人比较关心的，而这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雅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企业。在雅昌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学到了很多。无论是从团队管理的经验，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管理大型艺术类网站的技术、编辑经验，这些在我的人生当中，无疑都是一笔财富。

那么我为什么离开雅昌？在雅昌工作的一年多以来，经过与雅昌同事的共同努力，进行多次改版及内容框架的规划，雅昌艺术网现在基本上从栏目设置、内容定位、经营模式来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我觉得这对雅昌艺术网也是一个交待。另一方面从我自身来说，可能我还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批评家的身份，那么我所期望的专业艺术媒体到底要用来做什么？这是我在思考的，近期我对这样的目标有更高的期待……，为了实现对自己的期待，所以我选择离开雅昌。

我与美术同盟、雅昌艺术网

高静：在艺术圈，无论从TOM的美术同盟还是到雅昌艺术网，我们首先会想到“吴鸿”这个名字，我们从您的教育经历了解到，您的专业并不是网络，那么是什么契机使吴老师对网站感兴趣并加入美术同盟？

吴鸿：2000年我去TOM做美术同盟其实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但是我在之前也有过报纸和杂志编辑的经历。在美术同盟工作时，一开始也会简单地把纸质媒体的编辑经验简单移植到网络内容的编辑上面，但是在工作当中逐渐发现，网络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自身的规律。在工作中就要作定位，一是网络媒体，二是专业网络媒体。那么，第一点体现出来的是“网络”特性，第二点体现出来的是“专业”的特性。实际上，在工作中就是把握网络媒体的编辑规律和专业媒体的专业规律，并把这两个规律结合起来。能不能把这两个规律结合好，就

已经过了墙内开花墙外香时代，我们的基础工作还没做完。偏锋现在做基础，目前我会和海外保持很好的互动，每次展览海外机构寄出的画册就是100多册。我们也有这样的部门，就是国际业务部。

高：什么是您坚持做画廊的原则？

王：我进入艺术圈，有三个人对我影响至深。也是我坚持的原则。

罗丹说：大师之所以是大师，是因为他能够在别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美。

潘天寿：不同才是艺术。

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

这也是我们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所以偏锋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既看不到流行符号，也看不到利用意识形态，而是一些实实在在、朴素的艺术家们。

（王新友：北京偏锋新艺术空间负责人）

Established in May 2006, Pifo New Art Studios is an art gallery committed to discovering and supporting emerging artists and to the promotion of painting and artworks of different media of video, photography and installation. With a total display space of 1,500 square metres at both the Suojiacun International Art Camp and Caochangdi in Beijing, Pifo aims at presenting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facilitating its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ifo New Art Studios represents a dozen of important new artists in China, including Liu Zhiyi, Fan Mingzheng, Wu Di, Wei Yan, Kang Haitao, Wu Jian'an, Li Hongjun, Huang Yang, Shao Kun, Tan Jun, Liu Wentao, Wu Haizhou, Jiang Huajun and Xu Shuo. Pifo Pursues its goal through collecting good contemporary art and through high quality and continued art exhibitions, such as the A+A and Painting and Handwork series, both annual group shows curated by Pifo where young contemporary artist emerge. While A+A is already one of the best platforms for you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Painting and Handwork is becoming a performance stage for experimental installation, video and mixed media works. Pifo also presents other theme exhibitions, with similar strong resonance from the audience.

With a vision of being a professional platform for art exhibition, publishing and exchanges, Pifo New Art Studios will continue to demonstrate the creativity in present new art habitat, discover talented artists and present the diversity in new art production, all through exhibi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China's avant-garde young art.

是我们要坚持的。

高：大家了解到偏锋画廊，大多是因为它的A+A展览。能具体谈谈这个展览吗？据说你们新一轮的“A+A”又要开始了？

王：在做第一届“A+A”展览时，我是中途介入的。这个展览正好切合了我所要做的，那么我就定了一个原则：A+A可以把策展人请过来，但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如果是静态的话，每年都展一次，就叫联谊展。

对于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并达成了几点共识：第一：这个展览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第二是年年都做。第一届我觉得我很努力，第一届做完以后很多艺术家被海外重要的画廊签约，也有一些艺术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第二届就有个别的艺术家，其他人某种情况就不能再参加了。今年是第三届，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展览，所以第一届A+A的人就都不参加。

高：你们还有一个展览，叫“图画手工”。画廊在做展览方面，都希望有自己的品牌。你们会主打几个品牌，其他辅助性地做；还是同时做个展？

王：我把画廊当成企业对待，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是要有自己的品牌的，要有自己具备影响力的品牌。偏锋新艺术空间的品牌展有两个，第一个是A+A是动态展览，这是一个年度展，没有固定的主题，它主要是面向年轻艺术家的一个平台展，优秀的艺术家都可以在这里展出。也可以说是公益性的，除了我们自己的艺术家以外，我们邀请的艺术家不需要任何代理权，也不会索取作品。

第二个展览“图画手工”，到今年为止我们也要做第三届，走出去到图画手工最早概念提出的杭州、南京去做巡回展。配合每年我们大体的思路都出来了，我们每年就是两个这样的品牌展，再加上一些个展。我觉得做艺术需要有品格，所以我们也关注其他的。我们今年要做一个抽象展，明年做版画展，后年可能做影像、Video。

高：对品牌展的市场价值，你期望的时间是多长？

王：我用十年说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偏锋艺术家在市场推广这一块目前不是它的中心，市场推广是五年以后。

高：除了本土画廊的互动，你对国外的一些艺术家、画廊自身的推广合作有计划吗？

王：我们现在和海外的沟通非常密切。海外关注我们的画廊、空间、艺术家非常多，但暂时还没有启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它来形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当下谁早一点清醒，早一点觉悟，就早一点受益。我从事画廊业，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检查自己，切勿急功近利；作为艺术家来说，是艺术家还是商人，是要未来的艺术高度还是要做赚钱的工具，他们自己最清楚。

我觉得在这个艺术链中，每一个环节都要检查自己。画廊要检查自己，不要把艺术家作为单纯、简单的赚钱工具，先是艺术然后才是商业。

高：你自己也是做收藏出身，你怎么看现在的艺术收藏群体？

王：我觉得我们收藏家的成份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一直在坚持做油画、当代艺术收藏的；也有从国画转到油画里来；也有国画和油画都在收藏的；还有一些纯粹是玩的藏家（现在的白领），他们的承受能力可以，也买作品。当然这个问题符合现在的情况，投资的居多、收藏的居少，这点不如传统的艺术收藏。

高：在你这里买画的收藏家，他们的收藏范围和兴趣变化大吗？

王：他们变化不是特别大。我们对藏家要求很严格，藏家每在偏锋买一张画的时候，都会有一张合同，三年到五年情况不同，绝对不允许出让、转让拍卖，如果这个期间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高：在经营策略和推广方面，你是怎么做的？

王：偏锋有自己的推广和销售体系。像我们有一些藏家，规划三年到五年的收藏方向；我们也带着这些藏家们去其他画廊看，也鼓励他去买更多的艺术品，站在大的圈子里来看他的收藏体系；也鼓励他和其他画廊接触，会帮他建立一个方向。五年以后做一个收藏展览，或者有主题的收藏，等等。

概括一下：偏锋在做事的时候，对艺术家第一条是责任，我们一直合作得很愉快，双方之间除了信任以外，更重要的是责任。

高：那么在现阶段，你觉得画廊面临哪些问题？

王：现在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一个是自己没有很好的学术背景，还要把展览做好，除了调动学术资源以外，我自己也要进步学习。第二个压力来自于艺术家无数双热情、信任的眼睛，所以我有责任、有压力。正因为偏锋迄今为止，得到了所有合作艺术家的信任，所以偏锋能够走到今天。一直坚持以至于我们坚持的就是认真、责任，这就